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 第八十七回 譚紹聞父子並試 巫翠姐婆媳重團

卻說盛公子一派話兒，把官親投任的人，各色各樣，形容的一個詳而且盡。紹聞滿心冰涼回來，不再提那荊州府投任睦族的話，唯有奮志讀書，以希前進一條路徑。每日引著興官兒，在書房苦讀。教興官兒做破題、承題、小講半篇，自己與他批點。自己作的文字，卻求外父孔耘軒改正。這鄰居比舍，兩個老頭兒私議道：「譚相公明明是個老實人，只為一個年幼，被夏鼎鑽頭覓縫引誘壞了。又叫張繩祖、王紫泥這些物件，公子的公子，秀才的秀才，攢謀定計，把老鄉紳留的一份家業，弄的七零八落。如今到了沒蛇弄的地步，才尋著書本兒。已經三十多歲的人，在莊稼人家，正是身強力壯，地裡力耕時候；在書香人家，就老苗了。中什麼用裡。」一個老頭道：「不然。譚相公到底是個老實人，如今忽然立志，三十多歲還不算老，將來還有出頭日子也不敢定。」另一個老頭兒道：「他是有根抵人家，這大相公不過年輕老實些，一時錯了腳步。如今知道後悔，也還不算遲。我們再多活幾年看著。」

這三個老叟，負曦閒談，正是「鄰居一枰秤，街坊千面鏡」，都說紹聞是個老實人。看官休嫌絮聒，作書者便演出老實議論來。

老實二字，俗人看來，與愚相近；識者看來，卻與誠字為鄰。即如宋朝宰相司馬溫公，做了閣老，外國便說「中國相司馬矣」，本國便說「願相公活我百姓」。這個澗水老頭兒，是老實的，不老實的？且不說這八寸三分大帽子話，即如窮鄉僻壤，三家村，說起某人，「休認成他是老實人，他是個最不老實的」。這便是相戒以怕的意思。要知道人怕你，你將來就有怕人的時候來。況且民間俗諺說，「人怕天不怕」。到那天不怕時，你便支撐不住。這不是說天道好還，正是說人眼難哄。緣不老實人，定然居心刻薄，待人行事，縱然假托慷慨，不難以千金贈人，貌似恭謙，不憚於百拜款接，看著是鷹化為鳩，其實兩隻鷹眼還在。這紹聞雖說丟了行止，墮了家業，要之不曾犯了刻薄的邊界；倘若犯了刻薄二字，便把循良風規、孝順血脈闖割了，如何能生育繁衍呢。幸只幸這顆瓜子兒，雖說蟲蛀了皮殼，那芝麻大的小芽兒不曾傷壞，將來種在土裡，拖蔓開花，還有個綿綿的想頭。

紹聞天天引著興官上學，順便起個學名叫做實初。

讀了十個月書，忽一日張正心來到書房說：「本縣新老爺貼出一個條子來，寫著本月二十日縣試，限初八日投完冊卷。」

賢弟知否叩紹聞道：「這一個月不曾出門，並不知曉。」正心道：「賢姪作的文字如何叩紹聞拿過一個小課本兒遞與張正心道：「這是笑話本兒。」張正心接在手中，見上面寫譚實初三個字，問道：「這是賢姪學名麼？」紹聞道：「他乳名興官，順便與他起個學名兒。」張正心揭開本一看，說：「字畫雖嫩，卻甚端楷可愛。」卻見前半本是半篇的，後半本是整篇的。看了前半篇，說道：「清順的很。」看到後半本整篇，不覺誇道：

「天分高的很。」及至看將完時，說：「竟是能發出議論來。話頭雖嫩，理卻醇正。難得！難得！」合住本兒，放在桌面，指道：「將來可以大成！」紹聞笑道：「與他爹一樣兒欠通。」張正心道：「賢弟並不曾修下『過煙樓』叫這賢姪也沒什麼去撞，將來是繩厥祖武的人。現在縣裡小考，就該與他投本卷子用實初二字也好像是個表字，不像個名子。不如改名繩祖，以存靈寶公待後之意。」紹聞道：「同了前輩名子了。」張正心道：「那一個前輩？」紹聞道：「張繩祖哩。」張正心道：「呸！那張繩祖是個什麼東西，那才是『撞破煙樓』的人。昨日泥水匠還尋家伯，說張宅要拆樓賣磚瓦椽檀，叫家伯買。」

家伯聽的，只是咳了幾聲，難過的了不得。像那個人的名字，也不必同他，如今就叫實初罷。今日初四了，咱兩個就去投冊卷。南鄉里舍姪，是考過一次，我正是替他投卷子。才差人與他送信，叫他十七日進城。所以順便來對賢弟說。不料到這裡得見賢姪文字，可喜可幸。」紹聞即叫興官鎖門回家，自與張正心辦卷冊，屆期赴考。

王象蓋得了考信，先一日就來了。及至二十日五鼓時分，王象蓋與保柱打了燈籠，拿著考具，送少主人與十四歲小主人一同進場。心中好不喜歡，不禁掉下淚來，暗暗的擦眼。

或以為王象蓋有何悲傷？殊不知純臣真人，才能有這兩眼眶子淚哩。那史冊彪炳日月的事業，全是這兩眼眶子不叫人知的暗淚做出來。感天地，泣鬼神，才扶到凌煙閣裡，與了俎豆，叫他饗哩。吁嗟噫嘻乎，可不痛哉！

卻說點名進了場，這縣公是個進士出身，初選鄖陵，接著署理祥符。首題是《孝弟也者，其為人之本與？》，次題是《「人恒過然後能改」二節》。這譚紹聞久不親書，只得把靈寶公的遺訓，父親的家教，以及丹徒叔姪敦睦之情，融化成孝弟題意。

及至二題，就把生平閱歷，發洩為憂患議論，原不過塞責完場，不料縣公閱卷大贊，取了復場。實初卻也附驥。

到了招復之日，天明進場。譚紹聞點了第一名。及點到譚實初時，縣公細看，年紀不過十四五歲，品格風度，竟是大家兒女，略問了些家第。出下題目《吾與點也人作完納卷》。

這縣公因鄖陵有了緊案，要回去飛辦。到第三日張榜，第一名譚紹聞。兒子實初取在了第十一名。

那報房走報的，前兩日已寫成報帖。及寫榜時，早已得了確信，填上名字，滿城中各家親戚照壁後都刷糊上了。

不言譚宅捷報貼在後門上，王氏因前門典當，有美中不足之憾。孔耘軒家有女兒已故之悲，收了報單，不許張貼，賞了喜錢，打發走報去訖。

單言這曲米街巫家照壁上，貼著官紅大紙，上面寫著：

捷報

責府令婿譚爺官印紹聞，蒙河南開封府鄖陵縣正堂署祥符縣正堂喬，取中儒童第一名。

嘉靖口年口月口日

走報人高及第連三元

且說巫氏在譚宅作媳，與丈夫豁勃話諍，一替一句兒說狠話，又在娘家對姑嫂冷淡奚落，只像待鄰家嫗一般。若是王氏去後，譚宅再差廚婦小廝，溫存慰藉上一兩番，或未免越扶越醉。恰恰譚宅賣田地，典房屋，清負欠，上學唸書，投卷應考，再沒一日閒空，所以巫宅門內，再不曾有譚家半個人影兒。這巫氏本來有寤寐反側愈切難耐之況，又兼倚枕自思，覺得是自己大錯。後侮在心，難以說出。這譚宅因諸事忙迫，稀於音向，只見見怪不怪，其怪自敗光景；巫氏也就有歸寧已久，重返夫家之情。

忽爾門中照壁貼上鮮紅報單，這本街老姥少艾，就有來看彩的。各生意行中沾親帶故，也就有道喜的。這巫氏只覺臉上沒甚趣味。鄰婦拜喜，卻也沒甚答應。

次日清晨，把孩子也打扮了。巴氏還未起身，坐在母親牀沿上說：「娘起來吃了早飯，咱治份禮，你明日送我回去罷。」巴氏道：「賢日你婆婆來，我被你翻嘴掉舌，失了待親戚情面。」

我昨夜睡不著，盤算了一夜，沒臉兒去。如今姐夫恭喜，咱就到了，顯見得小家子趕趁親戚哩。」巫氏道：「我也算計明白了。俗話說：官府不打送禮的。我把我的錢，替咱家置上一份賀禮：大豬脖，肥羊腿，十斤重大鯉魚兩條，雞鴨八隻，四簍茶葉，兩壇酒，海味八色，南果八色，山藥，蓮菜，火腿，對蝦，乾鯊魚。興官也掛了案，越外四匹喜綢，兩匹綾，筆十封，墨兩匣，新靴，新帽，大圍帶，順袋瓶口，錦扇囊。又不使咱家裡錢。這是我首飾舖子裡算賬，把長的一百兩銀子加成本錢，剩下三十多兩銀子，都治成禮。順袋瓶口扇囊，是我紮的。今日辦成送的去，說明日娘送我時，就與親家母道喜。那邊日子近來不行，娘的賀禮，就是雪裡送炭，省的我異日『馬前覆水』。」

巴氏道：「好一張油嘴，通成了戲上搗雜的。也罷，憑你叫他們怎的辦去，我明日少不得厚著臉皮兒送你。這娘家長住著，將

來是何結局呢。」

巴氏應允，巫氏吩咐出去。這女財東傳的號令，那些舖子裡小伙計，頃刻置買包裹，飯後各色俱全。說是喜禮，那紅簽兒封，朱絲兒捆，辦的千妥萬當。當下即到轎鋪裡僱覓十個槓夫，抬到譚宅。小廝說了明日巫奶奶送姑娘的話。譚宅收了喜盒酒罈，放了重賞。

到了次日，巴氏早起梳洗，巫氏早起梳妝，悟果又重穿了新衣。駕了車，母女甥婆坐上，垂了氈簾，跟了小廝，徑向譚宅來。到衙門口下車，王氏、冰梅迎接，老樊抱了悟果到堂樓。

巴氏向王氏拜了，說道：「親家母恭喜！」巫氏道了萬福，說道：「娘好！」冰梅向巴氏磕頭，巴氏道：「冰姐我哩孩子，你好呀！」冰梅道：「巫奶奶好。」紹聞上樓，與外母行禮，巴氏道：「姐夫恭喜！」紹聞道：「外母安好。」興官上來與巫外婆磕頭，巴氏道：「外甥長成好樣范兒，外邊人人誇你是舉人進士。」王氏道：「孩子並沒得讀書。」老樊方扯得悟果與奶奶磕頭，說：「奶奶想你哩，你想奶奶不想？」悟果乳喉說了一個想字，王氏喜極。方要抱去，老樊又引悟果與冰梅磕頭，冰梅拉到懷裡，笑道：「孩子還小哩，不為禮罷。」興官才提一個硯水瓶兒，遞與悟果，說：「咱往院裡去罷。」這紹聞早已下堂樓，自坐東樓下。巫氏上臥房卸妝，見了紹聞，細聲笑道：「你與我有了什麼仇，怎的再不踩俺家門邊，問我一聲兒。」紹聞忍不住笑了。巫氏入內室拔去頭上珠翠，解了繡金宮裙，說：「我的舊裙子搭在牀橫桿上，往那裡去了？」紹聞道：「我與你尋去。」

卻說堂樓上女客坐定，老樊奉茶，冰梅放盅各送。這兩親家母，敘起家常。巴氏還怕有什麼含刺帶諷的話兒，這王氏一點慍色也沒有。到晌午時分，堂樓擺了大席，巴氏、王氏此謙彼讓，方才坐定。巫氏也上樓來坐。巴氏道：「冰姐你也坐下。」

冰梅方坐了桌角酌酒。

這紹聞自在東樓下，與興官吃飯。堂樓席尚未完，東樓飯已吃足。只聽蔡湘道：「有客在後門等著道喜。」

原來蔡湘久已出去，跟官到山西，因官告老，仍回汴梁閒住。前日街上遇見雙慶，說譚主人恭喜，約雙慶同回伺候舊主人。雙慶也很願意，因此同來叩頭賀喜。紹聞正無人用，一見便問道：「往事休提。你倆還肯進來麼？」蔡湘、雙慶俱說情願，二人遂依舊進譚宅來。理合找明，不再贅述。